



西班牙格拉纳达的建筑师之园



福州金山寺,约1871

◀ (上接13版)

作用恐怕就是营造倒影了。但这里就发生了矛盾：整个礼堂最精致繁复的其实是下半部分——正方形盪顶四面各出庑殿顶抱厦，而因为有高树遮挡，这一最精致的部分无法在水中产生和礼堂主体相呼应的倒影。

笔者的看法是：首先，四面树的环抱是为了遮挡住繁复厚重的下半部分，仅仅显露上层八面攒尖顶。这样，从外面看来，建筑轻盈地漂浮在树端，体量感也就被削弱了。这种手法后来被墨菲实际运用到了燕园的设计定稿中，他在一体西侧靠湖处布置了一排近两米高的假山，挡在一体的台基位置。这样，从湖对岸看，一体就显得比实际体量轻盈得多。

其次，笔者会在后文中讨论到，攒尖顶比其他任何一种中式屋顶更具有明确的方向性，而这是设计者希望首先突出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学生先在河对岸隔着树丛看到礼堂的攒尖顶；之后，登上拱桥的顶端，稍稍看见盪顶和抱厦的庑殿顶构成的繁复屋顶；最后，穿过彼岸的树林，整个礼堂建筑的全貌呈现在眼前。眼前的景象由天上的厅堂伸展为地上的大厦；这种视野由上而下扩大颇具隐喻。

亭阁与殿堂

我们前面还提到，在总平尺度下这个礼堂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它处在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的垂直交汇处。这直接导致礼堂需要采用中心对称的希腊十字平面及攒尖顶：因为这两条轴线虽然有轻重之分，但仍是并列的关系。

燕大校园的双轴线格局至今仍明显看出。以静园六院、二体为中心，构成女生生活区，延展成南北轴线；以今德才均斋及红五楼、红六楼为中心，构成男生生活区，延展为东西轴线。这是因为燕大本身合并自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这两所男校以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直到燕大建校之后，男生部分和女生部分之间的联系仍然并不密切。正因如此，在墨菲事务所的这份方案里，把南北轴线上的主要建筑划入“女子学院”（Women's College），并设有明确的女子学院行政楼（驻今北阁）。

正因如此，虽然东西轴线为主，南北轴线副之，但是面向两边的立面仍不宜有偏废。正如密斯的转角设计所体现的思考：在处理一个垂直交叉节点时，一个中心对称的方案总是更合宜的。

实用功能应也是作此平面的一个因素。按传统，一个教堂是以容纳该街区所有人有目的来估计可容纳人数的。此建筑虽曰礼堂（chapel），但仍是校园内最大的集会场地，必将会是在全校师生范围内举行正式活动的场所。正多边形的平面可以容纳尽量多的观众（不少于全校师生总人数），另外，可以取得更好的音响效果（当然，清华礼堂是失败案例）。相反，如采用拉丁十字平面，再需要容纳同样数目的观众，通进深之大必将翻倍，占地过大、音响效果也难以控制。

另外，攒尖顶暗示着礼堂在整个建筑群中的重要性。这么说听上去不合逻辑，因为在明清之后，一个攒尖顶建筑已经很少会成为一个建筑群组的中心了（有限几处：天坛一祈年殿；景山一万春亭；觉生寺一大钟楼；国子监一辟雍；沈阳故宫一大政殿等等。另有承德普宁寺、普乐寺、须弥福寿之庙之类，然带有藏式风格，当属特例）。但是，在西方现代大学建筑中，校园的中

心往往正是一个中心对称平面的大礼堂（陈涛：《高校礼堂建筑发展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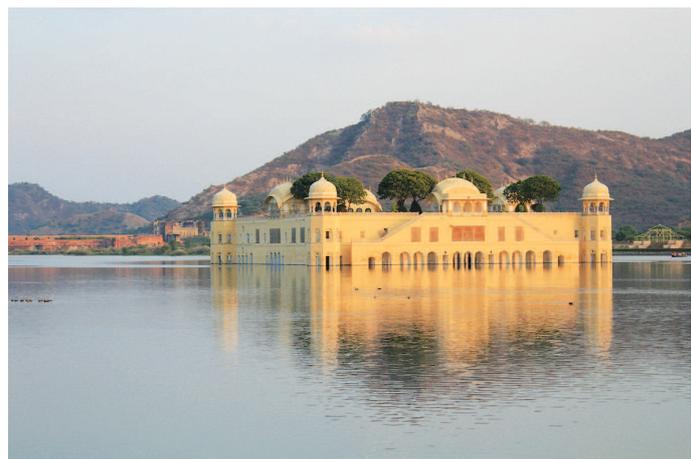
墨菲早些时候为清华学校设计校园时，就仿效哥伦比亚大学的娄氏图书馆（Low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McKim, Mead & White, 1897）设计了作为清华园中心的罗马式大礼堂，特征是拟希腊十字平面的正方形平面（上层为正八边形）、万神庙式穹顶，前出带爱奥尼柱及简化山花的入口门厅，后相应位置为舞台。

墨菲与吕彦直当时在纽约工作，事务所濒近哥大，吕的住处“距离哥大只有五个街区”（赖德霖：《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如赖德霖先生所说，应当颇受哥大罗马式建筑影响。次之，墨菲本人就是设计传统样式的西方校园起家，早年作品包括新罗歇尔学院（The College of New Rochelle，哥特风格）和卢密斯学院（Loomis Chaffee，殖民地复兴风格），均为美国本土校园，典型西方传统样式。以此观之，墨菲试图安排一个中心对称的建筑，作为校园公共活动的中心及“精神家园”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前所述，校园内已经拥有了一个“世俗的”厅堂，即会议厅（Assembly Hall）。那么，在这个教会学校的校园内，标识礼堂之于会议厅的突出地位显然是合乎情理的。

方向与焦点

要而言之，燕京大学礼堂需要解决两个中轴线垂直相交的结点问题；需要解决容纳全校师生的需求，满足声学条件；需要能够体现其为校园中



斋普尔的水之宫



北京国子监的辟雍大殿

心的地位。上述讨论能够解释为何希腊十字平面加攒尖顶符合功用。但吕彦直或墨菲都不是现代主义的狂热拥趸，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更赖特一些，而不那么柯布西耶。

显然，这个礼堂如要建成，尺度大小且先不论，起码也要制造一个大跨无柱空间。在6年后的中山纪念堂项目中，吕彦直和他的继任者李锦沛采用了八边形联系杆件上搭四榀芬克式屋架、并镶以十六个三角形小钢架的结构，才解决大跨度八角攒尖屋顶的承重和举折，施工难度和成本都是相当大的。吕或墨菲当时既然考虑采用此种方案，一定不会对其难度没有估计，做此选择，当有非此不可的理由。

我们注意到，攒尖顶建筑

下的正多边形或圆形平面，是所有传统建筑形制所能提供的建筑式样中，唯一没有突出的“前”与“后”的一类。在一个攒尖顶下的空间中，例如说，在皇穹宇或祈年殿内，所有的位置相对于天都是同等卑微的，因而都是平等的。这当与这所学校重视平等、重视世俗化的作风有关。

相较之下，其他传统建筑形式几乎都是长宽不等的矩形平面。它的“前”“后”轴线是相当明确的，即接近正门者为卑而远离正门者为尊——这在宋元以来礼拜方式发生变化，绕行被跪拜代替后更加明显。虽然传统上，“左”和“右”的尊卑差别虽存在却没有

(下转15版) ➔